

中國人民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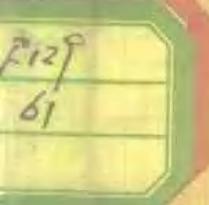
中國近代国民经济史資料選輯

(一)



国民经济史资料室

北京 1956年



## 目 錄

### 第一部分 —— 1840 年以前

- 一、 19 世纪中叶前中国封建经济的主要情况
- 二、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萌芽
- 三、 19 世纪中叶前中外经济关系

### 第二部分 —— 1840 年 —— 1894 年

- 四、 鸦片的泛滥
- 五、 外国侵略者通过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经济特权
- 六、 鸦片战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 七、 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
- 八、 19 世纪后半期洋纱洋布对中国土纱土布的排挤
- 九、 近代机器工业的创设：官办军事工业、官办及官督商办民用工业、民营工业、外资工业。

### 第三部分 —— 1895 —— 1913 年

- 一〇、 帝国主义从中国掠取的新权利
- 一一、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投资
- 一二、 中国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
- 一三、 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对民族工业的压迫
- 一四、 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对农村的掠夺

### 第四部分 —— 1914 —— 1927 年

- 一五、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各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消长
- 一六、 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与变化
- 一七、 中国农业经济的商品化与殖民地化
- 一八、 中国新式银行的设立及其发展
- 一九、 中国工人阶级概况

## ~7~

### 一、十九世纪中叶前中国封建经济的主要情况

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由以下的各个主要特点构成的。

(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佔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於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是在整个经济中不起决定的作用。

(二)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份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农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这种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

(三)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舊剥削农民的地租过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又强迫农民缴纳重税，並强迫农民从事无偿的劳役，去养活一大群的国家官吏和主要地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队。

(四)保護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么，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因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派官吏以掌兵、刑、钱、粮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統治的基礎。

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於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罵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这样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农民的极端的贫穷和落后，就是中国社会几千

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

(毛泽东选集，页594—595)

清代鸦片战争前各省地主佔田示例表

时期	地区	地主姓名	佔田面积	資料来源
清初	湖南桂陽縣	邵仁心邵仁恩兄弟 (嫡生)	田數百畝 葛蔡天額與錫	王國溫；兩治《貴陽直隸州志》 卷20叶25。
康熙(1662- 1721)	江蘇无锡縣	徐干學(邵部尚書)	田一石畝	王先謙：康熙《東華錄》卷44， 叶25。
康熙	浙江平湖縣	高士奇(煥春)	田四千畝	王先謙：康熙《東華錄》卷44， 叶23。
乾隆(1736- 1795)	直隸順平縣	鄭氏	膏腴千畝	昭樞：《嘵亭集》，卷2。
乾隆	江蘇海州	孟思誠	(約五千畝)	臧養齋(下下 Wadie)輯：《文集自 述集》頁150。
嘉慶(1796- 1820)		劉坤(大學士)	地八千余畝	臧養齋：《懷齋筆記》，卷3，叶12 —14。
嘉慶	湖南衡陽縣	劉金慶周某(劉坤家)	地亩六百多畝	臧養齋：《懷齋筆記》，卷3，叶15。
嘉慶	湖南衡陽縣	劉重伸(休耕)半畝	畝至百畝	彭玉麟：《衡陽縣志》，卷11，叶5。
嘉慶		西齡(廣東以繼)	要地五千餘畝	嘉慶《東華錄》，第20，叶13。
道光(1821- 1850)	江蘇吳江縣	沈懋德	稱田万亩餘	臧養齋；光緒《吳江縣志》，卷 19，叶50。
道光	直隸順平縣	董步凌	地四十多畝	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產 糧》，第五冊。
道光		瑞善(總督大學士)	地總二萬畝十六 石四斗七斗高	臧養齋：《咸豐與太平的中國》， (英文本)
道光	山西祁縣	丁繼鑑	田數十畝	總理研究所：《產糧》。

(前跋)说明：1.“估田面积一栏，是就原文摘录的，如“田数百亩”，“膏腴万顷”……等，为了保存史料原样，未予变动。2.“估田面积”一栏内的数字，有的欠确切，如“数百顷”，“万余亩”等词句是；有的受了修辞的限制，而不完全合乎实际情况，如“置田千顷”，“田至万亩”等词句是。请读者注意。

（农史：“清代稿批此穿凿的地租、商业资本、高利贷与农民生活”，经济研究，1956，第1期，页117。）

臣奏五地，若旗王公宗室莊田以頃計者，一万三千三百有三，各旗官兵分撥莊田以頃計者，十四万九百有奇。

（王庆云，石渠余纪 卷四，纪园地）

因勅設立叢官在西三十二所，每庄給田三兩晌（每六亩為一晌），庄头各給地（每四十二亩為一地），秉內務府而征兵糧……（乾隆）十六年，計官庄田五千七百余頃，征銀三万八千兩有奇，乾隆三十六年清查駁回旗地一万四千余頃，岁征旗租銀三十萬五千兩有奇……

（同上书，卷四，紀旗人生計，附官莊旗租）

國初以內地不足，展邊開墾，移設八旗莊田於盛京等處。順治十八年丈出奉天地苗三十二萬九千余頃，以二十七萬六千余頃為旗地。……

（同上註，附盛京宣註）

東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無人佃作者什九。其苗甚窄，而凡沟渠道路皆並其稅於田之中。岁凶秋禾一整一亩之收不能至

八四一

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租之者至一五二三斗，少者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食者。

（顾炎武：日知录）卷 10，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明末清初

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皇朝经世文编，卷 30，邱家穗，丁役议，康熙年间。）

近日田之归於富户者，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主人、今俱为佃耕之户，每岁所入，难敷一年口食。  
（皇朝经世文编，卷 39，湖南巡撫杨锡麟、陈明米奏之疏，1748 年。）

### 清代前期的地租

时间	地区	每亩产量(石)	每亩租米	地租率%
明末清初	江苏苏州松江	1.0—3.0	0.8—1.3	43—80
顺治六年(1648)	浙江桐乡	3.0	1.5	50
康熙二年(1681)	江苏松江华亭县清浦	1.5—2.0	1.0—1.6	60—80

（陈振汗：明末清初 [1620—1720] 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地租和土地集中，经济研究，1955 年第 3 期，页 128）

嘉庆年间(1796—1820)各省实物地租每亩租额统计

省 别	案件总计	各种租额的件数		
		不满0.5石	0.5—1.0石	1.0石以上
直 河	1	1	4	3
晋 南	4	4	4	2
晋 西	4	5	3	1
苏 川	13	1	1	2
徽 西	1	1	1	2
建 南	5	2	4	2
川 东	2	4	3	2
西 贵	18	16	37	15
计	68			

資料來源：經濟研究所藏刑部抄档。

附註：1. 地租額長江流域以南數省以米為主，黃河流域則  
多、豆、色谷不一。

2. 此表所列均係實物地租中的定額租額。

(經濟研究 1956年第1期，頁118。)

嘉庆年间(1796—1820)各省实物地租租率统计

省 别	案件总计	各 种 租 率 的 件 数		
		不满 50%	50%	50% 以上
直	4	3	1	1
山	3	1	2	2
陕	3	2	2	3
浙	5	3	2	1
安	6	3	2	1
江	3	2	2	1
西	2	1	2	1
川	3	2	2	1
福	2	1	1	1
广	2	1	1	1
云	2	1	1	1
贵	1	1	1	1
总 计	34	11	19	4

資料來源：经济研究所藏刑部抄档。

附註：此表所列均为实物地租中分租制，租率指佔产量百分比。

(经济研究 1956年，第1期，页 117。)

(嘉庆二年浙江余姚县)胡式南有田五亩，向租与胡雅商佃种，每年交六佃四分租，嘉庆二年八月交租后，胡式南耕田契卖胡兆祺为业，仍给胡雅南佃种，言明照旧四大分租，永立租契。 (经济研究 1956年，第1期，页 118。)

[清康熙直隶沧州]农植，早用不宜稻，绅士田产，半皆佃户分种，岁取其半。佃户见田主，略如主仆礼仪。

(光緒《畿輔通志》卷71，沧州志)。

农家最勤，习以为常，至有终岁立誓，无一朝之余，苟徇公私之機，則自以为幸，无怨尤者。……妇女織紝外，耕獲率准，率与男子共事。……至于乡村纺织，尤尚精敏，农暇之时，所出布匹日以万计，以织助耕，女红有力焉。近者兵燹相仍，誠賴女工，疲敝已极……。

(松江府志，卷5，疆域志，顾清松江府志修于1512年。)

地產木棉，甚甚少，而纺之为丝织之为布者，寡户习为恒产，不土乡差，虽城中亦然。

(東昌府志，卷21，物产上，引康熙常青縣志。)

收获完竣的时候，若农家的一切工作人，小的老妈都去整理棉花，纺纱，织布；这种家庭制造的、笨重而结实的、能够经受两三年内粗糙穿用的土布，中國人民就用来缝制自己的衣服，而过剩余的土布拿到京城去出卖，城市商贩就购买这种剩余土布去供给城市居民及内河船夫的需要。此地的居民，十之八九是穿着这种土布制成的衣服的。布料质量，从最粗的印度布到最细的太布都有，这种土布，都是在农民小屋内织成的，生产者所受的简直只是原料底价值，而这种土布却是他自己的产品，我们的厂主，只要稍微考察一下这个制度及这种被人所闻的劣等性，考察一下这种制度与种田人的其他经济过程互脉络关系，那末他们立刻就会相信：如果讲到比较粗陋的制盐业，那末他们就没有任何希望与这种制度竞争。世界各国中，也许只是在中国可以看到每个富裕的农家用一架织车，而且很得注意的，在其他国家，人们只限于梳理棉花和纺纱工作，他们的生产过程到此为止，他们把纺成的新线给织匠去织成

布匹，只有富有的中国人，才一连串地一切手织做到麻。中国人不仅会修理棉花和制作棉籽，而且还会与自己的老婆和女儿以及女工一起织成布匹，他的生产不仅只为家庭的需要，而且其一大部分的工作时期是用来生产一定量的布匹去供给邻城和内河的居民的。

例如福建的农民不仅是一个农民而已，他又是个园丁，又是小手工业者，他生产布匹简直就是不费分文的（如果原料的价值不计在内），他在自己农庄屋子里面用自己的妻女和女工的手织成布匹；这种土布的织成，不费特别的劳动，也不费特别的时间，在田苗未熟的时候，在收种完之后，在天雨不能外出操作的时候，他就使农庄的工人纺纱织布。总之，一年当中只要有一些空间的时便，这个家庭勤劳的模范人物便从事生产什么有益的东西。

（美国驻广州代办米特切尔 1852 年的报告，转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对华贸易”，解放社版页 167 — 169）

### 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萌芽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制造工业与批发工业分离开来，两者又再分为一些小的和更小的单位，这些单位以商品形式生产特别的产品，同时地的一切生产进行交换。这样，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引导到单个独立工业部门的数目之增加；这种发展的趋势是这样的：不仅把每一种产品的生产，而且把产品每一个部分的生产，都变成特别的工业部门——不仅把产品的生产，而且把制造消费品的个别工作，都变成特别的工业部门。在自然经济之下，社会是由许多同类的经济单位所组成，每个这样的单位都进行一切种类的经济工作；从採取各种原料起，到最后制成消费品，在商品经济之下，创造了各种不同的经济单位，增加了单个经济部门的数目，减少了发生同一经济作用的经济单位的数目。社会分工的这种迅速的增长，正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创立过程中的基本契机。马克思说道：「在商品生产及其绝对的形态——资本主义生产之下……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是因为他们并不是作为生产者本人的直接生活资料而生产的，而是作为商品，作为只有凭着变为交换价值（货币）……而生产的，这些商品的市场因社会分工而发展着；各种生产所分工使各自的生产品相互成为商品，彼此成为商品，而且相互成为商品」，……上述制造工业与批发工业分离，工场手工业与农工之分离，也使农工本身变成工业，即变成生产商品的经济部门。……这种专门化过程也出现於农业中，创立专门化的农业区域（与农业经济体系），不仅引起农产品与工业品间的交换，而且引起各种不同的农产品间的交换。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底发展，页9—10）

吾邑松江地产木棉，行於浙西諸節，紡織成布，衣被天下。

而民間賦稅公私之費亦積以濟，故種植之广与杭稻革，……富商巨賈，操重資而來市者，每載以數萬計，多或數十萬兩，少亦以萬計。

（上海掌故叢書本，叶梦珠：阅世編，卷7，食貨，明末清初。）

邑紳棉花自海歸來，初在烏泥涇種之，今遍地皆是，農家賴其利，與稻麥等。

（上海掌故叢書本，褚华：木棉譜，清嘉慶時）

太倉州所屬之鎮洋、嘉定、寶山三縣，種稻之外，十僅二三，而木棉產其七八。……今太倉、鎮洋、嘉定、寶山四州縣，地處海濱，……且向來多種木棉，紡織為業，小民終岁勤動，生計全賴於棉。

（林文忠公政書，甲集，江蘇奏稿，卷二，太倉華川縣衛都被歉收請緩新賦折，1833年。）

前朝（明朝編者）標布盛行，富商巨賈操資而來市者，每載以數萬計，多或數十萬兩，少亦以萬計，以後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爭布商如對金，牙行非借勢要之家不能立也。

（上海掌故叢書本，叶梦珠：阅世編，卷7，明清）

臣備員蠻輔，伏見冀趙深定諸州屬，农之艺棉者什八九，产既富於東南，而其紝紝之精，未遂與松姜匹。……農民席半履厚，煦亟於如春之溫，更以其余，輸流大河南北，凭山負海之區，外至朝鮮亦仰資取辦，以供織布之用。

(方观承：御题棉花图，康熙1762年)

弹后以木板擦成长条，以熟竹管穿之，抽成纱缕，然后就  
整牵经就织。凡纺工能者，一月可纺三管纺线。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之二，布机第二，1637年。)

纺车之制，植木以驾轮、衡以衔轴，纺者当鞋左手握棉  
条，左转轮弦，旋随弦动，自然抽绪，如缫丝然，因名纺线。  
……吴淞间日纺纱，以足运轮，一手掌引三紗五针，用力较省。

(方观承：御题棉花图，第十一图纺线，1762年)

方言曰赵魏之间谓之历鹿車，东齐海岱之间谓之道地或謂之  
维車，即今纺車也。制此纺苧麻者差大，以木为立，有臂有足。  
首置木鋌三，形锐而長，刻木为采，其末以皮弦。置一軎，上  
以横木名踏條者置軎之窍中，将两足抑扬运之，取向所成之  
条子粘於旧缕，随手牵引如缫茧絲，背绕鋌而积，是名棉紗。  
……盖纺者能四维三维为常，两维力下，江西乐安人闻能五维  
往尾四维者，已折棉条饼执食指中，不知五维又用何法？

(上海掌故叢书本，褚华：木棉讚，清乾隆—嘉庆。)

纺织之法，他邑止用两指然一紗（名手車），吾邑一平三  
紗，以足运軎（名足車），人劳而工敏。农暇之时，所出布疋  
日以万计。游手之徒，有资妇女养生者。

(乾隆上海县志，卷1。)

(杭州) 程卷祖家道中微，以酿酒为业。成化(1465—1478)  
末年，值水灾，……因罢酿酒业，购机一张，织繒色綺布，有

缺精工，每一下机，人争鬻之，计获利盖五之一。极而购，复增一机，后增至二十架，商贾所货者常满户外，尚不能应。自是家道大饶。后因祖业止，蓄布至数万疋。

（武林 指迷者 張翰：松窗梦语，卷六，英國紀。）

（松江）郊西尤織布，輕細洁白，市肆取以造絲，諸商販鬻於四方，号尤織著絲，妇女不敢服者，多受市值，而之織城焉。

（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676，松江府部）

布在重四方，半是業者閭門外上下塘居，多謂之字号；有漂布、染布、反看布、行布，一字号常數十家賴以奉火，惟富人乃能办此。

（嘉慶志，卷52上，風俗……引乾隆元和縣志，據元和縣志，兼記述由明至乾隆時情形）

炉之状如龕，其口上出，口广丈许，底厚三丈五尺，紫半之，身厚二尺有奇，以灰沙盐醋筑之，巨藤束之，铁力紫荆不支之，又凭山崖以为固。炉后有口，口外为一土墙，墙有门二扇，高五六尺，广四尺，以四人持门，一扇一开，以作风势。……下鍛鍊时，与坚炭相杂，率以机車从山上飞掷以入炉，其熾熾然，黑濁之气，数十里不散。铁矿既溶，液流至于平地，鍛鍊一收取之，以大木杠搅炉，铁水注桶，复成一版，凡十二时，一时湧出一版，重可十鉤，一时而出二版，是曰双钩，则炉太王，炉折伤。……凡一炉傍，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鍛鍊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載者舟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費，不止万金，日得鍛二十版。

版則利贏，八九版則縮。……然諸治惟羅定大塘基炉铁最良，  
悉是錯鐵，光潤而赤，可拔之为鍊，鍊鑄亦坚好，价貴之属  
一等。諸炉主铁冶多成，皆输佛山之革，佛山治善鍊鑄，以大  
鑄……凡鑄有耳者，不得鑄无耳者，鑄无耳者不得鑄有耳者，  
皆鑄之必訛。……故从佛山之鑄實堅也。……鬻於江楚商人能  
辨之，以其薄而光滑，消息既精，工法又熟也。諸所鑄器，率  
以佛山为良。

其炒铁，则以生铁块之入炉大烧通红，乃出而置地上，一人  
铺之，二三人踵立，旁十余童子扇子。……计炒铁之肆有數  
十，人有數千，一肆數十砧，一砧有十床人，是为小炉。炉有  
大小，以铁有生熟也；故夫唯生铁者，大炉之事也；冶熟铁者  
小炉之事也。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5，货语 1687年)

糖之利甚溥，粤人开糖房者多以致富。盖番禺、东莞、增  
城糖居十二之四，阳春糖居十二之六，而蔗田几与禾田等类，——冬  
至而种，榷至清明而毕，——祚时上农一人一索，中农五立，  
下农八立十二。以薪支木为两辘，辘久相毗若磨然，长大各三  
四尺，辘中余一空隙，投蔗其中，驾以三年之桔，辘旋转则蔗  
汁溢，辘在盘上，汁沉槽中，然后煮炼成饴。其深而黑者曰  
黑壳糖，清而黄白者曰黄壳糖，一清者曰赤沙糖，双清者曰白沙  
糖，次清而近黑者曰葵尾，最白者以日曝之，细若粉雪，售于  
东西二洋，次白者售于天下。其凝结成大块者：坚而莹、黄白  
相间，曰冰糖，亦曰糖霜。东尝舟至罗定州之界牌塘，见岸上  
灶烟冲天，停舟上岸访之，始见作糖之法——不类如此。

(金济恩“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的几种  
手工业和手工工场的史料”经济研究，1955年第5期，页104。  
兼1777年材料)

余僦居錢塘之相安里，有號於財富者率居工以謀，每夜至二鼓，一唱眾起，其產唯然，蓋紙工也。……至其其處，見老屋將壓，杼机四五具，南北向，列工十人，手拉之說，杳漠然无神色，生工間之曰……工对曰：……吾地虽贱，斗蒲方錢二百緡，吾衣食於主人，而以日之所入，養吾父母妻子，虽食无甘美，而亦不甚飢寒……於凡紙作，咸極精致，為時所尚；故主之聚易以告，而傭之直亦易以入。

（武林 著道著，徐一梦：始牛篇，卷1，紙工附。元末  
材料）

東城之民，多司機業，机户名豪宦第，織工三千人，日受值各有常主，其无常主者，黎明立梆以待喚，織工立花梆，紗工立广化寺梆，又有以串紡織者曰車匠，立濂轍坊，什百為群，糊后始散。

（吳縣志，卷52上，風俗，清朝乾隆）

〔福建崇安縣〕據崇安縣知縣徐之寬詳稱：乾隆三十四年〔1769〕十一月三十日據席汝狀告前事……現撫廩費王供：小的今年四十二岁，是江西南平縣人，來到盤下山沙地方開厂做紙，有多年了。小的廠內雇有工人五六十人，每日工銀五錢，並未立有文券，議有年限。

（金研思：“十七世紀末到十九世紀初中國封建社會几种手工业和手工工厂的史料”，經濟研究，1955年第5期，頁102）

深邱山脚下有个农家，叫做钮成……家道貧寒，却又少些行止，因此无人肯把田地给他耕种，历年只在戶耕家做長工過日子。……那戶耕田產甚少，除了家人，僱工的也有幾百，每年至十二月中，預發來年工銀，到了是日，衆長工一齊進去領

銀。……

(明馮夢龍：“醒世恒言”第28卷，卢太学酒譖王侯)

四月望至七月望，謂之忙月，富家僕徧耕作，或長工，或短工，細家通力耦犁，日伴工，

長年每一名工銀五兩，喫米五石五斗，平價五兩五錢，盤費一兩，农具三錢，柴酒一兩二錢，直計十三兩，計營地四畝，色價值四兩，种田八亩，除租額外，上好盈米八石，平價每石銀八兩，此外又有田墾短工之費，以春花稻草抵之，俗所謂春时集，全无贏息，耗費許多起早晏眠，費心勞力，

做工之法，旧规，每日种田一亩，鋤蕘芸每工二亩，当时人习攻苦，戴星出入，俭乘順而主令尊，今人骄惰成风，非酒食不能劝，比百年前大不同矣，……供給之法，亦宜优厚，炎天日長，午后必飢，冬日严寒，空腹难早出，夏必加下点心，冬必与以早粥，若冬月雨天箛泥必早与热酒，飽其飲食，然后責其工程，彼即无词谢我，我亦有顏詰之，……古云：善使長年悲使牛，又云：豈得穷，六月里屬長工，主人不可不知。

(杨园先生全集，农书卷上，运田地法，清初)